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社会思想中的 空间、身份与政治

Urban Cultural Studies

SPACE,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SOCIAL THOUGHT



第 13 辑
都市文化研究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社会思想中的
空间、身份与政治

Urban Cultural Studies

SPACE, IDENTITY, AND
POLITICS IN SOCIAL THOUGHT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身份与政治 / 孙逊, 陈恒主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5. 11
(都市文化研究. 第 13 辑)
ISBN 978 - 7 - 5426 - 5391 - 8

I. ①社… II. ①孙… ②陈… III. ①城市文化—研究—上海市 IV. ①G127. 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6943 号

社会思想中的空间、身份与政治(都市文化研究第 13 辑)

主 编 / 孙 逊 陈 恒

责任编辑 / 黄 捷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1000 1/16

字 数 / 380 千字

印 张 / 23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5391 - 8/G · 1408

定 价 / 56.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66012351

目 录

城市史与城市研究

1.	索尔·阿林斯基城市社区组织模式的特征分析 /黎云意	2
2.	论迈克·戴维斯城市灾难观 ——以洛杉矶为中心 /胡 婷	13
3.	真实与想象的空间:爱德华·苏贾后大都市之洛杉矶区域研究 /李 娜	40
4.	论简·雅各布斯的城市多样性理论 /常 程	58
5.	试论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的兴起 /屈伯文	67
6.	蒙古军攻占巴格达 /埃德温·布莱克	78
7.	被低估的大开罗贫困 /莎拉·萨布里	89

8. 1920—1923年鲁尔矿工住房建设促进政策初探 /王琼颖 105
9. 21世纪初伦敦道路交通层面治理空气污染与启示——以《市长空气质量战略》为例 /陆伟芳 120
- ## 城市与社会
10. 未来三十年的上海——从东方之珠到世界之珠 /李文硕 136
11. 未来大都市的真实与虚拟——E-托邦视域下的《雪崩》研究 /张广勋 150
12. 摩天轮、空间生产与现代性 /丁 琦 162
13. 城市环境 /马丁·麦乐西 173
14. 城市空间的高度组织化实验——城市人民公社在广州 /叶涯剑 192
15. 城市的诱惑:安徒生童话的一个主题 /詹 丹 204
16. 从网络流行语看网络生态的建设与治理 /张 蕤 215

17.	“先锋”的表征 ——论中国现代派文学与上海都市文化 /李洪华	230
18.	闽派诗群在天津的结社与雅集 /张元卿	240
19.	中国历代丐俗及其在戏曲中的渗透 /翁敏华	252
20.	上海城市居民社区参与现况及其优化路径 /彭善民 许 曜	265
21.	上海社区失独家庭福利服务现状、困境与改进路径 /张宇莲 姬偏偏	274
22.	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堡的发现 /田洪敏	289

艺术中的都市文化

23.	论巴金小说《家》的连环画改编 /杨剑龙	300
24.	《北洋画报》中的女性书写与都市文化建构 /孙爱霞	314
25.	书目、艺人与政治：20世纪50年代评弹作品《白蛇传》的整改 /王 亮 熊 噢	327
26.	都市文化视阈下读图时代的传播者与受众者 /陆佳灵	344
27.	“中国学派”动画缘何衰落？ /邓月影	355

城市史与城市研究

索尔·阿林斯基城市社区组织模式的特征分析

黎云意

摘要:美国城市社区组织的历史不过百余年,但如今它已不再是一种昙花一现的现象,而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便成为取代阶级和劳工组织的最主要的城市民主参与手段,也成为人们走上仕途的一条捷径,这些影响源于索尔·阿林斯基对社区组织模式的奠基,他通过强调居民参与和行动策略的组织理念,开创了一种弥合城市社会断裂的非政府主导的方式。阿林斯基的理念至今影响着美国社区组织的发展,催生了如今以信仰为基础的社区网络。阿林斯基的贡献也作为美国民主党政党理念的源泉之一,影响着后世无数社会工作者和政治家。总体而言,阿林斯基式社区组织理论立足于邻里分析,强调民主实践且带有浓厚的激进色彩,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试论这一社区组织模式在美国城市进程中的体现。

关键词:阿林斯基;社区组织;城市权利

在美国,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 1909—1972年)因创造了系统而成功的城市社区组织理念与策略被誉为社区组织之父,甚至有人认为他的社区组织模式犹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一样具有开创性意义。^①简言之,阿林斯基式社区组织模式是一种以邻里(neighbor)为基础、强调居民参与且去意识形态的策略性社会行动,^②这一模式根植于邻里分析,是阿林斯基跟随伯吉斯、帕克等人在芝加哥大学修习社会学的批判性结果。邻里研究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芝加哥学派的思想之源格奥尔格·西美尔对城市社会生活的诸多论述,他的丰满但却遗憾地未成体系的思想被查理斯·霍顿·库利和乔治·米德等该学派第一代学者承接并发展,成为泽润后辈的甘霖。不可否认的是,虽然以帕克、伯吉斯和麦肯齐为核心的城市社会学总是被后世诟病缺乏理论体系而最终走向衰微,^③但他们对社会研究的贡献正

在于脱离了米德热衷于耕耘的社会心理学范畴,使得城市作为一个生态整体摆放在研究者面前。

邻里,这个美国城市社会组织中最小的单位,对它的研究很大程度受到现代城市复杂性影响,邻里本是典型的乡村集镇的产物,人与人之间以血缘与情感作为纽带,互相熟识,彼此分享。与之相对,维系城市的则既非共享的自然实物也非统一的精神,而是以货币为基础的一系列利益交换,因而人们看似聚集却实则彼此独立。^④此类观点在费迪南德·滕尼斯于1887年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得到了详细论述,甚至影响到马克斯·韦伯关于社会组织分类的思考,^⑤不管两者在社会类型方面的认知差异有多

^① Eli Goldblatt, "Alinsky's Reveille: A Community-Organizing Model for Neighborhood-Based Literacy Projects", *College English*, Vol. 67, No. 3, 2005, p. 276.

^② 阿林斯基的以邻里为基础的社区组织实际上脱胎于19世纪末期兴起的社区工作(community work),最早可追溯到著名女性主义者和社会工作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 1860—1935年),她曾为欧洲移民展开过社区帮扶工作。1889年她在芝加哥创建了著名的赫尔馆(Hull Hall),作为移民生存、获得教育和社会进步的组织中心,赫尔馆致力于为欧洲移民无条件地提供居住,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权利。

^③ 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评述》,李霞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94页。

^④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2页。

^⑤ 韦伯将社会组织分成两大类,即家长制(世袭制)和官僚制,所谓家长制便是建立于个人关系之上,而官僚制则植根于普遍性法则,这种区分法与滕尼斯的以宗族、村庄为代表的共同体和以大都市为代表的社会分类颇为相似,但滕尼斯更关注于影响社会形成的经济因素,而韦伯则更侧重政治因素。具体可参阅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西方社会学思想评述》,李霞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01—205页。

大,学者们共同看到的是现代经济体系建立所带来的物质丰饶背景下,城市对人与社会的影响与塑造。现代城市既受惠于这种巨变,又饱受如影随形的非议。在这点上,“圈外人”西美尔对城市人口构建社会人格的论述或许更有说服力,这位写作于快速城市化时代的社会学家认为人类为适应城市生活,从精神上必然需要变得世故又务实,乡村感性的心灵势必被城市理智的头脑所取代,城市生活驱使人们向生计屈服,并不断为满足自身利益与他人进行斗争,西美尔将自我保全行为催生出的城市消极情绪称为厌世或自我隐退(blasé or reserve),他认为这种情绪助长群体间的疏离感,但同时又确保了个人自由。^①由此,城市几乎不再被作为公共机构,而成为一种商业冒险的模式,城市无情地清理代表欢愉与回忆的自然景观,也同样带走部分美好的品质。容纳着纷至沓来的人群,城市无暇关心所有居住者的生活状况,即便提供一种关怀,也常常因遇到目光短浅的规划者而弄巧成拙。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理性又惋惜地剖析这种城市景象,

他认为急剧的城市扩张忽略了处于弱势群体的利益,而遗憾的是他们既无能为力又对自身的处境充满幼稚的幻觉。^②在美国城市社会运作方面,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呈现了一种体验式同感又理想化的观点,她在开篇便批判了源于霍华德的所谓正统城市规划理念,认为这种程式化、均值化的规划只会造成城市的死亡,尤其是居民社区,它们犹如一座座毫无活力的孤岛静置于城市之中。雅各布斯暗示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一词证实了邻里在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关键作用,这种牵绊是细微、零碎、偶然和不经意的,但却让人在社区中获得踏实的归属感。

由此可见,仅靠毗邻而居的形式并不能拉近城市群体间的距离,不管是从城市空间距离、职业分工还是感情疏离等方面来看,城市邻里都不再可能回到乡村邻里间的简单与亲密,因此帕克等人提出城市邻里面临解体、如何建立邻里工作的科学基础等疑问,路易斯·沃斯也明确指出“邻里”一词在城市中应该被更为准确的“社区”(community)所取代。^③然而,

^① 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5—136页。

^② 参阅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第477页。

^③ R. E. 帕克、E. N. 伯吉斯、R. D. 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宋俊岭、郑也夫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91—192页。此外关于“社区”一词的定义,伯吉斯在该书的《邻里工作是否有个科学基础?》一文中有关于“社区”的详细阐述,他从人类生态学的角度定义“社区”应该包括三个元素,第一是拥有外部物质环境,即生态学力量;第二是共有的地区当地文化,即文化力量;第三是地区与成员间的关系,即政治力量(第131—135页),但是,“社区”一词的定义始终在被(转下页)

移民社区却呈现出一种兼有城乡社会关系的特质,特别是在种族歧视盛行地区,为抵抗外部排斥而自发增强民族认同感(虽然存在民族之间的对抗),这种情感又强化了移民对所处社区的依恋程度。因此,即便处于弱势的移民不得不忍受孤立无援的困扰,但他们却拥有更多的原始邻里的情感基础。

阿林斯基几乎接纳了老师们对城市社区重要性的全部论述,并将这种经验杂糅自身认知运用在具体实践之中,在他所有的方案与行动中,都可以看到他在试图解决伯吉斯对“邻里没有正式的组织形式”的忧虑以及邻里瓦解后如何建立稳固持久的城市社区的提问,^①无论是他的“后院”组织(Back of the Yards)、美国工业区基金会(Industrial Areas Foundation,简称IAF)还是“伍德隆”组织(The Woodlawn Organization,简称TWO)

等等实践,^②都可看作是对帕克、伯吉斯等人关于社区组织工作需要依赖城市各种力量言论的回应。但阿林斯基对老师们的看法也提出异议,他认为之所以社区组织力量孱弱,是因为存在两大弊病,一是传统社区组织总是考察有关社区的每一个问题,好像这些问题独立于其他问题之外的;二是人们把社区看作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实体,或多或少地将之从综合性的社会图景中孤立起来。^③这就造成了社区组织空泛于表面,而对有待解决的问题缺少实质作用,这种认知促使阿林斯基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从不囿于意识形态而只着眼于联合各类组织实体,恰恰是这种反传统的做法帮助城市弱势居民的需求得到重视。

此外,阿林斯基的关于城市匿名性对社区消极影响的担忧与沃斯一样,充满了人道主义色彩,他认为这些

(接上页)历代城市社会学家修正,随着20世纪70年代对社区研究引进了网络分析概念,使得社区的定位被扩展至非邻里性范围,这种被称为“没有地点的社区”主要受到通讯技术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城市社区生活不再局限于本地区状况而延生及分散至整个国家甚至世界,关于这一论述可参阅马克·戈特迪纳、雷·哈奇森:《新城市社会学》,黄怡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81—183页。

- ① R. E. 帕克、E. N. 伯吉斯、R. D. 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宋俊岭、郑也夫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9页。
- ② “后院”是芝加哥一个臭名昭著的贫民窟,主要由东南欧移民构成,该社区名称来源于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屠场》。“后院”组织成立于1939年,是阿林斯基的首次社区组织实践,他帮助该社区居民解决有关就业、教育、医疗等社区问题。美国工业区基金会由阿林斯基创立于1940年,是至今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全国性社区组织网络,主要培养社区组织者以及帮助旗下影响力强的社区组织制定全国推广策略。“伍德隆”组织由阿林斯基于1961年在芝加哥建立,是他首次建立的一个黑人社区组织,依旧活跃至今,该组织建立的初衷是住在伍德隆地区的黑人居民反对在城市更新计划下芝加哥大学的土地扩张。
- ③ Saul Alinsky, “Community Analysis and Organ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46, No. 6, 1941, p. 797.

城市居民过着既不认识也不打算关心邻居的生活，他们孤立于社区和国家，被社会各种势力胁迫驱使，久而久之，他们就不由自主地形成一种个人目的优于集体利益的封闭观念。阿林斯基认为这种与社会整体分离的城市生活腐蚀了美国民主的根基，虽然美国公民每四年可以为总统选举投一次票，但城市底层居民内心深处却觉得自己毫无地位，他们没有自己的声音，也没有代表他们真实需求的组织。^① 工业文明虽然带给城市繁盛、荣耀与希望，但城市也明显而剧烈地显露出现代工业产生的压力、紧张和冲突，城市底层挣扎于充裕物质的幻象之中，而这些却从未属于他们，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困居在破烂的房子里和衰败的氛围中，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早期的那批美国新移民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他们渴望工作和生存的权利以避免坠入绝望的深渊，因此选择集聚在一起期望能够壮大自己的力量。然而民族间的仇恨使得人变得短视而对命运共同体报以盲目的偏见和憎恨。阿林斯基不仅仅是重视邻里，也更注重形成邻里的社会因素，在他看来，要实行社区组织，势必要回归社区居民的日

常生活，不仅要了解每一个体的经历、习惯、价值观和目的，还要重视整个群体，也就是所谓的社区传统（community traditions）。^② 因此他极力反对为了开展组织工作而破坏社区固有传统的行为，他认为组织应当尊重每一类城市群体的观念，并且要研究和了解社区之间的特点，因为不同城市群体受自身传统、共同经验、伦理取向的拘束而呈现社会差异，因此就需要不仅在普遍基础上来了解社区传统，而且还要去了解种族间的关系。

植根于邻里，无疑成为阿林斯基获得组织成功的一个正确方向，在他所有的行动中，总能看到对实现社区居民意愿表达可行性的关注。这就不得不论及阿林斯基社区组织最显著的两大特点：民主和激进。

二

虽然“民主”一词旷日持久，其意义也屡经变迁，颇多分歧，但阿林斯基式民主是社会主义倾向的，^③ 他强调每一个人应当是平等的，理应受到尊重，他的民主观念更多体现在为城市贫苦劳工阶层谋取权力以及获得政治上的

^① Saul Alinsky, *Reveille for Radica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69, pp. 43–44.

^② Ibid., p. 76.

^③ 威廉斯认为现代民主概念存在两种水火不容的走向，一种是社会主义传统中的民主概念，即指“群众力量”，认为多数人的利益更为重要，权力也掌握在多数人手中；另一种是自由主义传统的民主概念，主要指确保公开选举、言论自由等“民主的权利”。阿林斯基曾在《反叛手册》中认为民主是通过自由选举形成的多数统治以保障少数人的权力，具体参阅雷蒙德·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10—117页。

平等与认同,因此,阿林斯基认为社区组织的实质是一种通过民主化的组织把追求民主的人们组建起来的群众组织。^①这种民主渴求是基于当时美国城市缺乏地方层面的公民参与的现实。底层很大程度上是封闭的,而所谓的帮扶机构的主观性太强,他们所代表的只是想象的底层而不是真实残喘于贫民窟中的人们。阿林斯基清晰地认识到,社区组织的民主方式与激进手段都需要面对一个关键词:权力(power)。他在《反叛手册》(*Rules for Radicals*, 1971年)中开门见山地写道:“马基雅维利为富人写《君主论》,告诉他们如何持权,而我为穷人写《反叛手册》,告诉他们如何把权力夺走。”^②他认为获取权力唯有通过群众组织,且是通往民主的必备条件。最早将阿林斯基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是纽约的《国际先驱论坛报》,1940年该报围绕“民主”、“联合”、“美国生活方式”等概念,对阿林斯基在“后院”的组织工作做了专题报道与社论,认为阿林斯基将这个乌烟瘴气、充满种族斗争的贫民窟纳入民主复兴的历程中,不仅拯救了穷人也拯救了社区,该报还认为如果能将这种手段运用于其他社区,势必能改善移民在城市生存

的状况。^③

阿林斯基式社区组织的民主特点主要体现在组织者不再是领导者,而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因为即便是一个拥有民主信念和实践经验的社区组织者也不能够建立一个完备的组织框架,他们很难成为合格的组织统领者,缺乏民主要素的传统组织只会招致失败和堕落。如果一名毫不熟稔社区传统的组织者贸然介入,必然会引起居民心理层面的怀疑和反抗,这时候就需要深入了解社区传统以及能够影响社区居民生活的核心人物。^④因此,阿林斯基认为社区组织者只需活跃于组织的初创阶段,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帮助居民确立目标、推选社区精神领袖以及激励居民主动参与组织过程,与传统组织相比,这类不依赖于固定领导者的模式创造了一个可以代表居民忠诚对象、传统、感情的观念体系,使居民在互动中实现真实意愿的表达。^⑤

阿林斯基独特的组织理念发轫于底层社区,他对民主的呼声实际上是对美国城市中穷人生存渴求的一种回应,他忧患于城市隔离带给民族的创伤,忧患于人们丧失关心集体未来之

^① Saul Alinsky, *Reveille for Radica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69, p. 50.

^② Ibid. , p. 3.

^③ Sanford D. Horwitt, *Let Them Call Me Rebel : Saul Alinsky, His Life and Legacy*,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92, p. 102.

^④ Saul Alinsky, *Reveille for Radica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69, p. 74.

^⑤ Ibid. , p. 47.

路的激情，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失信、盲从、疏离和道德败坏令他担忧美国民主的前途。^① 阿林斯基将自己的民主观念纳入一种历史性的图景之中，他多次引用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1840 年)中的观点：“实难想象完全丧失自治习惯的人，能够开会选好将要治理他们的人；也无法认为处于奴隶状态的人们有一天会选出一个自由的、精干的和英明的政府。”^② 不可否认的是，城市混杂着各种人和各类阶级，不可避免地充满难以调和的矛盾，而阿林斯基式社区组织在其中充当调和不同群体间矛盾的战略手段，使城市居民能够通过社区组织更广泛地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就像阿林斯基在《反叛手册》中表白：“民主不是终点而是一种实现目标的最佳方式，这便是我的信条，我为此而活，如有必要，我愿意为之奉献生命。”^③

对进行民主实践阿林斯基使用了不少带有“冲击性”的组织策略。民主发生的地方总被认为以一种激进的方式呈现，^④ 而阿林斯基终其一生都自称是一名激进主义者，这种激进情绪完全深铸于他的组织理念和实践之中，即便他在 23 年后为自己出版于 1945

年的处女作《激进的号角》(*Reveille for Radicals*)作新序时坦言：“这个怒气冲冲、目中无人、孤注一掷、毫不留情的年轻人不是别人，正是我……我仍然不逊……但我也变了，我已学会冷却自己炙热的愤怒，使直觉的傲慢变成冷静的意志。”^⑤ 这种转变源于对经验的冷酷审视，阿林斯基并非抛却自己一贯的严劲作风，他只是将“硬碰硬”的做法变成了如何巧妙地“请君入瓮”，此外，60 年代之后“后院”走向的偏差也令阿林斯基不得不正视组织腐败。

左翼激进主义者在变革中寻求安身立命之法，并将之作为实现民主信念和自由生活的必经之路。面对业已变成“奥威尔之猪”的劳工组织，阿林斯基试图唤醒那些酣睡其中仍不明就里的劳工们，尤其是黑人劳工，他们被组织宪章中或明或暗的种族歧视条款排斥却依旧无能为力。对此，阿林斯基的策略便是剖析劳工运动的本质，他严厉地抨击仅仅着眼于工人薪资的提高无法真正改善穷人福利，工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应当受到关注，而要实现这些则必须通过劳工组织之外的组织行动。阿林斯基解决黑人就业问题最典型的激进策略莫过于“百货公

^① Saul Alinsky, *Reveille for Radica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69, p. 45.

^②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第 872 页。

^③ Saul D.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Random House, Inc., 1989, p. 12.

^④ 道格拉斯·拉米斯：《激进民主》，刘元琪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1 页。

^⑤ Saul Alinsky, *Reveille for Radica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69, pp. vii-ix.

司攻占计划”，^①当时百货公司的雇用政策歧视黑人，黑人往往只能从事最低贱的工作，因而阿林斯基组织了三千黑人在一周中最繁忙的星期六进入百货公司。当时白人对突然出现的黑人群体感到恐惧，纷纷“逃离”商场。这项策略的关键在于三千黑人要在商场内假装购物一整天，并用货到付款的方式购买商品，但在送货到家时却全部声称没有订货。由于当时送货需要耗费三天，这就造成了巨大的沉没成本，百货公司不得不马上妥协，并对黑人开放了186个岗位，黑人不仅可以担任销售人员，而且还可以做行政工作。^②虽然这些恐吓、威胁、嘲讽等策略带有无赖性，但显然他们来自于当时社区居民的共同意志。

“激进主义者不会被道德和人群中的恶意击退”^③，或许这可以解释阿林斯基组织策略为何带有不择手段的色彩，在他看来，要想在这个将人经济价值化的物欲世界中进行成功的社区组织，就必然需要处理人之私欲，自私一词虽总被赋予贬义色彩但却伴随人的一生，遵循享乐原则的本我在不断

内外部的规训下压抑和转化，但却无法完全消解。正视私欲，正如尊重社区传统一般，阿林斯基认为激进派不该无知地高喊着空洞的理想口号，而应当在群体之间建立一种理解的同感，这对组织推进尤为重要，这种同感基础迫使组织工作者面对社区存在的直接问题，而不是将个人看法带入其中，正是这一阿林斯基式社区组织的精髓促成了社区归属感的稳定，从而帮助城市居民在游走金钱规则之余，获得更多心理上的慰藉与激励，而这些所有社区关怀策略的思路都不偏不倚地奔驰于阿林斯基的民主理念轨道上，成为他吹响激进集结号的力量。

三

从城市研究角度来看，阿林斯基的社区组织模式涉及了公民参与概念，虽然阿林斯基是学社会学出身，但他却更受城市政治学的学者关注，尤其是研究公民社会的学者们。如前所述，阿林斯基的社区组织观念从未转移的是对权力的关注，权力一词在阿

- ① 关于阿林斯基激进组织策略主要记录在他的《反叛手册》中，一共包括13条准则：1. 你真实力量的多寡并不重要，关键是“敌人”对你的力量的认知程度；2. 行动一定不能超越被组织者的经验范围；3. 行动一定要超越“敌人”的经验范围；4. 迫使“敌人”按照他们自己的准则行动；5. 善用嘲讽；6. 制定被组织者喜爱的行动策略；7. 行动策略的时间要短；8. 施加压力；9. 善用恐吓；10. 策略的首要前提是在行动过程中不断给对方施压；11. 要注意有时物极必反；12. 行动的成功建立在充分准备上；13. 锁定目标，将它个性化，并且推向极致。具体参阅 Saul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Random House, Inc., 1989, pp. 126 - 130。
- ② 这项策略阿林斯基认为不仅适用于穷人，也适用于中产阶级，因此他晚期也致力于中产阶级社区组织者培训。参阅 Saul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Random House, Inc., 1989, p. 146。
- ③ Saul Alinsky, *Reveille for Radica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69, p. 91.

林斯基的整个理论中占有首席地位，他立足于“无权即死”基调的权力意指行动的能力，而社区权力的获得则是维持社区凝聚力的策划性行动的结果，因此，阿林斯基的社区组织和资源丰富的自治组织便利用对抗和冲突战术迫使各城市、各州甚至是国家机构意识到部分被忽略的城市居民的合法利益，由此使他们被纳入建设和改造城市的进程中。这种权力意识对城市政治尤其是社区权力分析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自 20 世纪中叶社区权力被引入政治领域后，围绕谁的决策起决定性作用而形成的精英理论和多元理论之间的纷争不断，^①虽然在 70 年代这种争论逐渐转化成对权力研究的偏爱和“去城市化”的倾向，但这种衰微是有其时代理由的，^②而且随着社区权力跳出传统精英—多元理论的论述而终得

回归，其中被认为继承多元理论的城市机制理论(urban regime)则跃居美国城市政治范式的主流地位。城市机制理论对权力一词的解读摆脱了支配和控制含义，转而将权力看作是促进城市发展并实现目标的一种能力，^③这种认知与阿林斯基式权力是相类似的，因此城市机制理论也被看作是对城市底层的一种恰当关怀。此外，虽然阿林斯基提供的社区组织理论颇具实践性，但他与一些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家的着眼点也有相似性，例如由亨利·列斐伏尔(Henry Lefebvre)于 1967 年提出的“城市权利”(right to the city)概念，虽然列斐伏尔更多地从不同阶级争夺城市空间的角度证明城市权利的流动性，但他们共同主张应当重视城市化进程中居民是否有效获得和参与了城市生活。^④

阿林斯基强调公民参与暗示了他

-
- ① 艾伦·哈丁(Alan Harding)在其《社区权力理论的发展史》中梳理了这两种传统城市权力结构研究学派的发展历程。精英理论始于亨特(Floyd Hunter)，他通过“声望法”分析了四类经营城市的群体(商、政、公民联盟和“社会”活动)的权力程度，最后得出商业精英对城市决策的作用最大的结论；而多元理论的领军人物达尔(Robert Alan Dahl)则通过“决策分析”得出无人起关键作用的结论，即便有些个体对某一领域的影响巨大，但其他不同团体对决策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他们构成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具体可参阅乔纳森·S. 戴维斯和戴维·L. 英布罗肖：《城市政治学理论前沿》(第二版)，何艳玲译，格致出版社 2013 年，第 30—37 页。
 - ② 同上。哈丁认为出现这种“不幸”一是由于权力理论是由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推进的，但他们对城市却没什么特别多的兴趣，而只是将城市作为进行论证的“平台”；二是即便是社区权力理论家们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权力研究上，而不是权力与社区(地区)的关系上。
 - ③ 何艳玲：《城市的政治逻辑：国外城市权力结构研究述评》，《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5 期，第 184—185 页。
 - ④ 从列斐伏尔的《空间与政治》一书中可以获知这种表达，他认为城市权利是一种总体性权利，即相当于城市居民和在社会关系基础上组成的团体的权力，这种权利依赖的是城市空间生产出的各类东西(大卫·哈维认为主要是剩余产品)，城市权利为被隔离、驱逐和歧视群体的反抗行为提供合理性。具体可以参阅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第 16—18 页。

对城市发展过程中非政府作用的重视。就像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2000年)中指出的那样,民主制度与公民社会息息相关,如果民主日渐衰微那么必然是公民社会出现了问题。虽然总有报道称如今美国人参与政治的热情在衰退,但在阿林斯基所生活的时代,政治参与在弱势群体中则显得更糟糕一些,城市底层的声音很大程度上被隔绝屏蔽,缺乏关注或因关注的手段不合理而造成的对立情绪弥散于城市之中。这类歧视尤其发生在黑人群体中,即便是在20世纪中叶,南方黑人以及一些较贫困的白人在基本的政治参与权方面也不容乐观,直到1960年代民权运动促成了《投票权利法案》才使得被忽视的南部人进入了统计数据之列。黑人和其他民族的底层人群组成的贫民窟处于

阳光无法照进的城市阴影之内,阿林斯基关注底层社区居民参与政治的效果但并不是局限于简单的统计数字增加,而是居民实际权力的获取,因此他强调关注每一个个体的价值和独特性,相信每一个个体都能够发挥潜能的观念,他的这种观念深受托马斯主义的法国神学家雅克·马里坦的影

响,他与马里坦来往的书信集中体现了这种强调个体的社会化发展的观点,阿林斯基认为底层窘困的生活状态得不到改善主要源于公共参与权的缺乏,他的社区组织行动为底层参与公共事务创造了机会,尤其体现在为底层解决就业难题方面。

公民参与不仅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需要也是确保城市社会活力源源不绝的手段。阿林斯基的贡献让人们意识到社区组织行动能够拯救城市弱势群体,帮助他们真实地参与城市化进程,这种强调非正式参与形式的组织方式得以弥补政府权威举措中的一些不足。在这种非正式参与中形成的共同价值集合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本而影响着城市的进程,虽然社会资本一词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重视,^①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是深铸于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的。

综上,阿林斯基社区组织模式不仅是组织成员实现目标的途径,也起到维系和修复社区关系的作用,它体现了非正式社交的优越性,成员们由此而形成自发的且带有地方特色的依存感,从而促进社区以一种更自然的方式良性发展。由此可见,城市化进程的复杂性要求在发展城市的过程中

^① 根据帕特南的说法,“社会资本”一词的使用最早可追溯到1916年的L.G.汉尼方(L.G. Hanifan),但直到60年代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使用它才被重视,之后逐渐成为政治学中在城市层面的重要概念。具体可参阅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8页。